

埃及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区第三座 奥西里斯神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埃及旅游与文物部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埃及卡尔纳克北部 孟图神庙 古埃及晚期 奥西里斯神殿

KEYWORDS: North Karnak, Egypt Montu Temple Late Period of Ancient Egypt Osiris Chapel

ABSTRACT: From 2018 to 2020, the first Chinese Egyptian joint archaeological mission, co-esta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Egyptian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Antiquities, conducted systematic excavations of the third Osiris chapel within the Montu Temple precinct at North Karnak, Luxor, Egypt. Excavators discovered a pronaos consisting of a colonnade, a doorway, and an entrance hall, as well as the main part of the chapel comprising an eastern room and a western room. Unearthed artifacts include fragments of architectural components with decorative relief inscriptions, stone and bronze statues of Osiris, ornaments, and pottery. Based on the uncovered remains, this study infers that the third Osiris chapel was a religious structure built by the Divine Adoratrices ruling Thebes. Its initial construction dates to the 25th–26th Dynasties (8th–6th centuries BCE), with subsequent renovations, before it was finally abandoned during the Roman period. This excavation has largely clarified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third Osiris chapel, providing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Osirian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nd cult in the Theban region.

卢克索市位于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南部，是上埃及及卢克索省的省会，也是埃及历史上最重要的古代都城之一。古埃及语地名是“瓦塞特（Waset）”，意为“权力之城”。尼罗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神庙建筑群——卡尔纳克神庙区即坐落在尼罗河东岸的主城区北部（图一）。这里曾



图一 孟图神庙区位置示意图

是古代埃及的政治、文化与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卡尔纳克神庙区由三座独立的神庙区组成，由北至南分别为孟图神庙区、阿蒙神庙区和穆特神庙区。2018年11月，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启动了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区的发掘与研究工作。

一、遗址概况

以泥砖围墙为界，孟图神庙区占地约2.4万平方米，墙内外残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砂岩和泥砖建筑遗迹，年代跨度从中王国时期至希腊罗马时期。北围墙上辟有一座托勒密三世营建的砂岩大门，是该地区的标志性古迹。大门以北铺设斯芬克斯神道，与北部的古码头相连。围墙范围内的建筑，包括孟图神庙、玛阿特神庙和哈普拉神庙，以及位于西部的圣湖和高台建筑等附属建筑。此外，孟图神庙区南围墙北侧分布着六座呈东西向排列的小型神殿遗迹，每座神殿都与孟图神庙南围墙上的一道砂岩大门相对应，可经由门前道路通向阿蒙神庙区（图二）。已有研究表明，孟图神庙现存的南围墙及其砂岩大门均修建于年代相对较晚的第三十王朝^[1]（约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

学术界倾向性认为，这六座神殿是古埃及晚期统治者奥西里斯神建造的宗教建筑。目前仅西侧的两座神殿建筑结构清晰，并能依据残留的铭文明确其始建年代，其余四座神殿的布局与营建时序尚不明晰。综合目前已知信息，上述六座神殿自西向东的名称和编号分别为：奥西里斯“给予赛德节的生命

之主”的神殿（CH1）、奥西里斯“生命之主”的神殿（CH2）、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CH3）、第四座奥西里斯神殿（CH4）、奥西里斯“与玛阿特结合者、西方之主”的神殿（CH5）、第六座奥西里斯神殿（CH6）。因缺少实证，第三、四、六座神殿尚无法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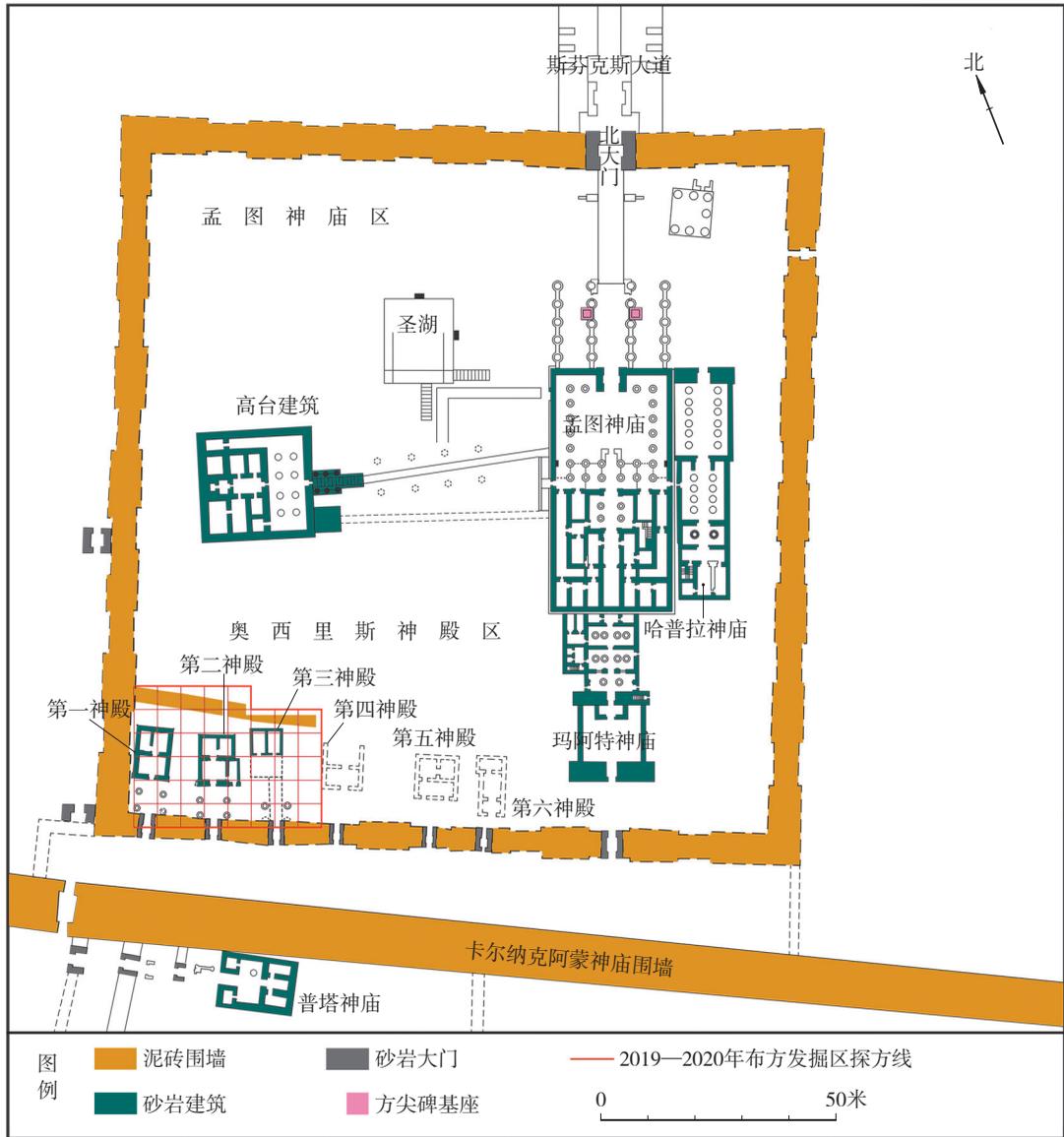
关于奥西里斯神殿区的考古工作记录，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1860年，法国埃及学家马里耶特（A.Mariette）对六座神殿进行了清理，并首次在地图中标记出每座神殿的轮廓，但无详细文字记录^[2]。之后，该区域未再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遗址迅速被淹没在尘埃之中。20世纪40年代，开罗法国东方考古研究院对CH1、CH2展开研究，确认其建造者分别为第二十六王朝圣女尼托克里斯（Nitocris）和第二十五王朝圣女阿蒙尼尔迪斯（Amenirdis），而其他神殿仍掩盖在沙土之下^[3]。2018—2020年，中埃联合考古队重点对第三座神殿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发掘，现将发掘成果简报如下。

二、地层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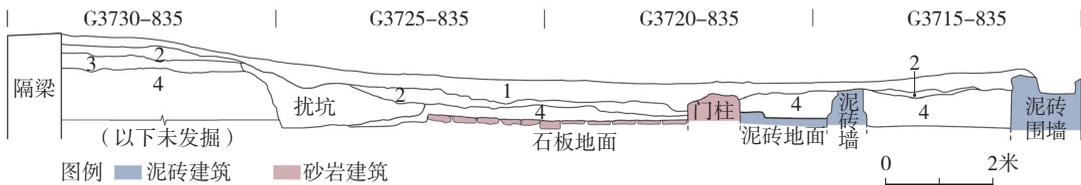
遗址地表被野草覆盖，清除表土后的地层可分为4层。现以探方G3730-835、G3725-835、G3720-835、G3715-835东壁剖面为例，介绍地层堆积情况（图三）。

第1层：现代堆积层。灰褐色沙土，土质松软，夹杂较多植物根系，略呈北高南低斜坡状堆积，最厚处0.5米。该层叠压在孟图神庙南围墙泥砖墙体和部分砂岩墙体之上。

第2层：黑褐色沙土，土质致密，



图二 孟图神庙区遗迹分布及探方位置图



图三 G3730-835至G3715-835东壁地层剖面图
1.灰褐色沙土 2.黑褐色沙土 3.浅色粉沙 4.深灰色粉沙

包含大量火烧后灰烬，略呈水平状分布。最厚处0.25米。

第3层：浅色粉沙，土质疏松，零星夹杂陶片，略呈水平状分布。厚0.17—0.3米。

第4层：深灰色粉沙，土质致密，含腐殖质颗粒，夹杂大量碎石块和陶片。略呈水平状分布，此层下叠压泥砖和砂岩石板地面，南、北两侧未发掘到底。

三、主要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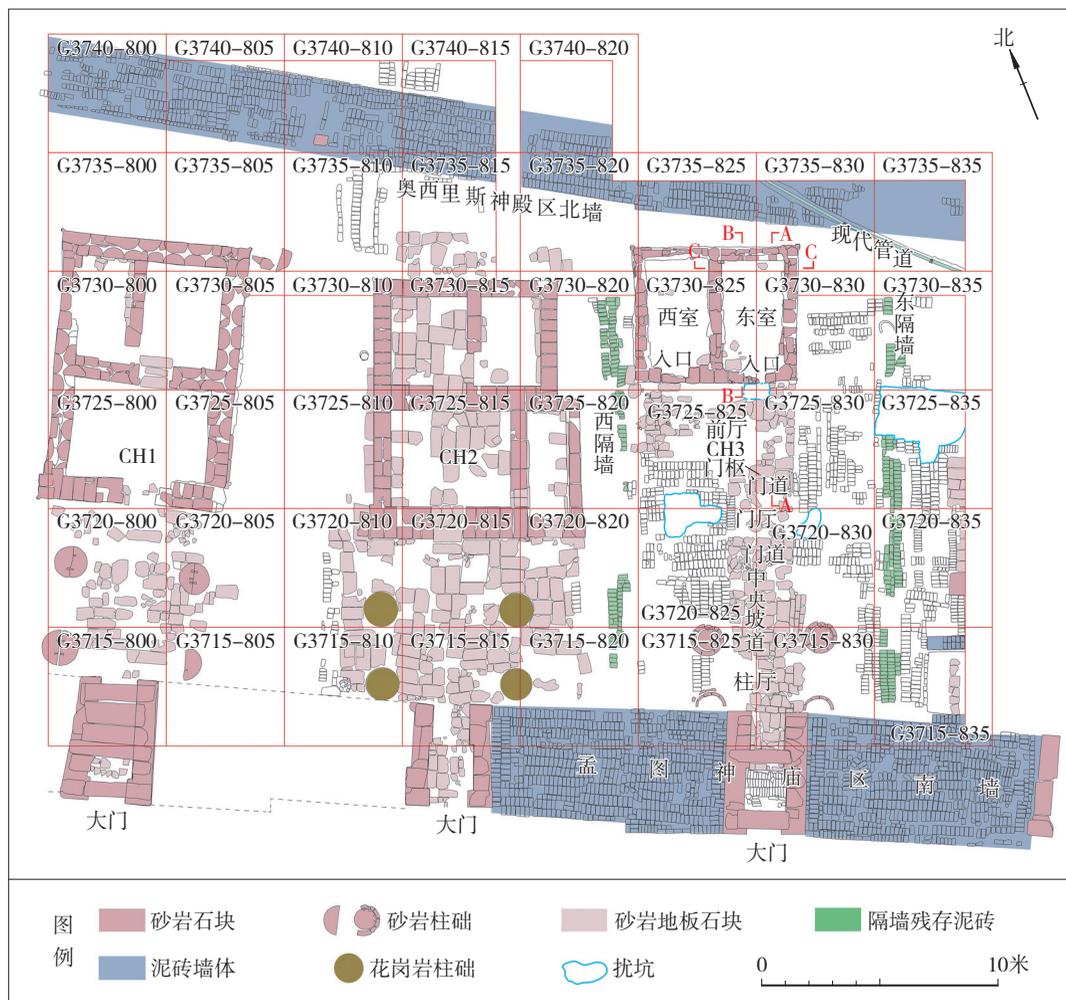
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总体保存情况较差，清理过程中多数砂岩石块严重粉化，并且在使用晚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建筑结构辨认困难。遵循边清理边保护的原则，联合考古队在发掘同时，对脆弱石块进行了加固和修复^[4]。根据当前认识，清理出的建筑遗迹主要可分为神殿前厅和主体建筑两个部分（图四；图五）。

（一）前厅部分

位于第三座砂岩大门和第三座神殿的砂岩主体建筑之间。保存欠佳，残存遗迹大多为泥砖材质的建筑基础，仅保

存少量砂岩材质的结构，统称为神殿的前厅部分。通过对遗迹的研究分析，可大致辨识出以下建筑结构。

1.柱厅 通过第三座砂岩大门门道即进入柱厅。石板地面已被破坏，柱厅的东西两端残存少量泥砖砌筑的隔墙。两道隔墙向北延伸，将第三座神殿与相邻神殿隔开。西隔墙南段残宽0.7—0.9、残高约0.35米，东隔墙北段残高0.58米。根据隔墙间距，推测柱厅宽约11米。柱厅中央保留4个柱础，分两列对称分布于中央坡道两侧。南部的柱础与柱厅均被第三十王朝所建的孟图神庙南围墙打破。柱础尺寸相近，直径约1.3米。与常



图四 奥西里斯神殿发掘区探方及遗迹分布平面图（A-A、B-B、C-C剖视见图六）



图五 奥西里斯神殿发掘区正射影像

见柱础不同的是，第三神殿柱础中央为直径约0.9米的砂岩石芯，其外包砌十余块弧形砂岩石板，最后在表面用木质燕尾榫加固而成。弧形砂岩石板厚0.12—0.17、高0.4—0.6米。

2.中央坡道 第三座砂岩大门门道北部清理出一条坡道，向北穿过柱厅延伸至神殿门厅。门道与坡道衔接处清理出2层厚0.1—0.12米的石板，形似门槛石，可视作坡道的起点。该坡道长约5.5米，由石板铺设而成，两侧有立沿石，起加固作用。坡道东侧立沿石呈纵向排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约0.9米；西侧的立沿石已基本遗失。铺设坡道的石板大多为二次利用，部分石板上还残留浮雕铭文，推测来源于附近其他建筑。其中一块位于坡道南段、刻画面朝上的石板，其上铭文可能取自奥西里斯的名衔。

3.门厅和前厅 坡道北端与神殿入口相连，参考同类型建筑可知^[5]，入口可能为单门洞结构，但目前仅残留泥砖

基础部分，以及用小石板铺设的门道。入口以北即为狭长的门厅，仅中央部分残留少量石板地面，厅内东、西部的地面和泥砖基础均被两个晚期扰坑打破。门厅北侧的第二道门也仅残存泥砖基础部分，其材质和形制暂不明晰。门道地面铺设8块尺寸较大的石块，似经过精心挑选。与之相比，前厅其他部分的地面石板尺寸较小，特别是前厅西部地面

残迹尤为明显。发掘结果表明，门道所用石块均为二次利用的建筑构件，其中3块侧面有明显的弧度，应为石柱残块；另有1块可见残破的王名圈，但破损严重无法识读。门道中轴线地表可见一处白形凹坑，应为支撑单扇木门开合的门枢，直径0.08、深0.12米，其东北侧发现了另一处直径0.08、深0.15米的凹坑。门道地表因火烧而凹凸不平，并残存大量黑色灰烬。前厅北部设有两个可进入主体建筑的入口，前厅东侧、北侧的地面及墙基均被毁，基于现有考古发现，难以确定地上建筑的完整结构。

（二）主体建筑

主体建筑是神殿内供奉神像的场所，由砂岩石块砌成，石块间涂抹白色砂浆粘合加固。地上建筑仅保留东西两间内室的墙体，北部墙体的保存情况较好，墙宽约0.51、残高0.3—1米。主体建筑的东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均可见到装饰柱残块^[6]。主体建筑北墙以北发现一段残高约1米的奥西里斯神殿区北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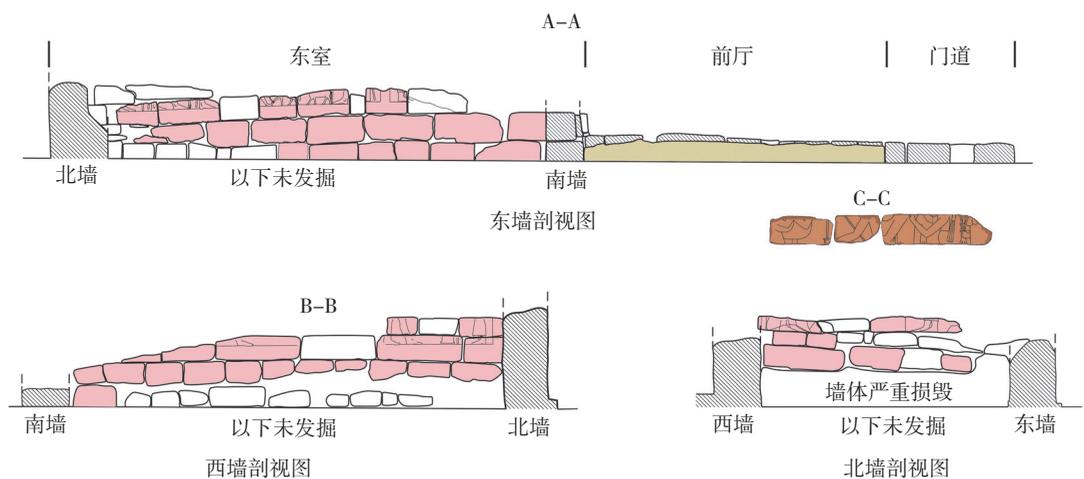
墙，与神殿主体部分形成一定夹角^[7]。主体建筑的西北角装饰柱距离北围墙1.8米，东北角距北围墙0.8米。从建筑外围可观察到，建筑的西、北、东墙坐落在一层厚约0.3米的砂岩墙基上。墙基尺寸比砌墙所用的石块稍宽，且多为再次利用的石块，个别残留有浮雕铭文。墙体所用石块均为全新的砂岩条石，其外缘鲜见打磨光滑的表面，而内缘墙面则经过打磨处理，并装饰铭文和浮雕画面。

1.东室 入口两侧石块残高约0.3米，其南侧清理出一处打破前厅石板地面的晚期扰坑。地面四周和墙壁石块上有明显火烧痕迹。东室长约4.4、宽约2.7米，地面石板已全部损毁，墙基凸出墙体约0.1米。室内三面墙壁均饰浮雕，但仅残留有最下方场景中人物的小腿和脚部等画面。西墙上的浮雕最高约0.3米，底边距地面约0.5米，至少描绘了两幅场景。左起第一幅场景为一位呈向前行进姿态的神或国王，仅保留该人物的一只脚。第二幅场景中两名人物形象，左侧应为一位神，呈双脚站立或向前行进姿态；右侧人物双脚并拢（古埃及浮

雕壁画中女性特有站姿），根据脚踝处残留的长裙下摆可知，该人物应是一位身着长裙的王室女性，正在向神献祭供品；二者之间残留的浮雕为供桌的基座部分（图六，B-B）。

东墙浮雕残高0.15米，底边距地面约0.5米，有一道分隔线将画面一分为二。分隔线右侧的场景中仅见一名王室女性并拢的双脚，面对的人物形象无从考证。据古埃及浮雕艺术中国王与神形象特征推测，分隔线左侧呈现的应是国王向三位神明进献公牛的场景，位于画面最右侧的国王单手执一根长杖，迈步向前，背后垂一条牛尾，正在驱赶身前的两头公牛。靠近国王的一头牛身材健硕，四蹄分开，向前迈进。另一头牛仅见四条牛腿，其中左前腿被一人物抓住。相较于国王和神明，该人物比例较小，身份应为一名祭司，似乎正在为祭祀活动做准备。这组形象的对面是三位接受供品的神，他们手执权杖，并排站立，根据脚部特征可辨识出最后一位是女性神（图六，A-A）。

北墙浮雕是单一场景，画面残高



图例 现存砂岩墙立面 □ 残存砂岩墙体 ■ 碎石垫土 ■ 北墙倒塌堆积中的浮雕石块位置复原
图六 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东室及前厅部分墙体剖视图（A-A、B-B、C-C剖切位置见图四）

0.18米，底边距地面约0.9米。根据保留在原位的人物脚部尺寸推测，该场景的人物比例大于两侧墙壁浮雕人物，应为该室的主要浮雕场景（图六，C-C）。在发掘清理过程中，墙基附近出土了数块倒塌的浮雕残块，其中3块可拼合后复原北墙浮雕的主题与内容，详见下文。

2.西室 与东室面积近似。门道处的砂岩门槛石保留在原位，但其顶部粉化严重，形状不规则。西室的石板地面破坏严重，泥砖地基裸露在外，仅室内东部墙根处残留一块原始地面。地表铺设的石板长约0.9、宽0.51、厚0.18米，石板与泥砖地基之间铺设一层厚0.14米的垫土。西室墙体破损严重，未能保留浮雕画面，仅西北角出土了1件刻有王室女性头像的砂岩浮雕残块。

四、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主要包括建筑浮雕石块、雕像、饰品和大量陶器，其年代大多为古埃及晚期至罗马时期。现选择部分典型器物加以介绍。

（一）建筑浮雕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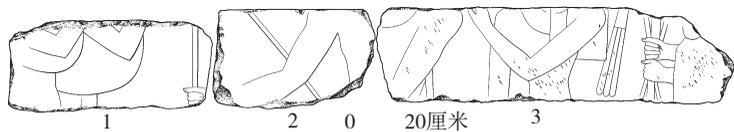
清理神殿主体建筑内部堆积的过程中，出土了数块带有铭文和浮雕的石块。根据出土位置和堆积情况判断，石块应属墙体倒塌堆积。其中，石块B1、B13、B14可明确属于东室北墙，而石块B11、B19和B28的原始位置尚无法确定。

东室北墙浮雕石块 B1、B13、B14可组合为北墙浮雕画面的中间部分，与残留在墙体上的画面或可共同复原一幅献祭主题的浮雕场景。画面中共有四位人物，虽面部、

头冠和腿部缺失，但仍能通过身体部分大致复原所表现的场景：一名女祭司正在向阿蒙、穆特和孔苏三位神献祭。女祭司位于画面左侧，身着祭司长袍，衣襟拖地，袖摆垂至腰间，双手托举供品向对面的神献祭。画面右侧的阿蒙端坐在宝座上，宝座底部呈梯形。阿蒙双手各执一根权杖，置于身前，右臂上残留有蓝色彩绘痕迹。对比同类主题的图像可知，阿蒙神左手中伸向前方的长杖，应悬挂着赛德节的符号。阿蒙的妻子穆特身着长袍，站在丈夫身后，右手下垂，按照范式可知，她手中应握有生命之符，左手置于阿蒙左肩上。第三位神是穆特与阿蒙之子孔苏，全身被布包裹，站立在梯形平台上，双手在胸前合握连枷、赫卡和瓦斯三根权杖。阿蒙、穆特和孔苏被古埃及人视为底比斯的三位主神，常见于卢克索东西两岸的神庙中。石块B1宽63、高28厘米，B14宽50、高30.6厘米，B13宽110、高29.6厘米（图七）。

东室其他浮雕石块 东室内另出土数块带浅浮雕铭文石块，残损严重，仅2块残存铭文较多。B11，残留有黄色彩绘痕迹。铭文共10列，头尾残缺，根据铭文朝向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文字有7列，从左向右阅读，可释读其大意：

“赐予你所有的生命和权力……（赐予你）所有的健康，赐予你……赐予你所有的食物……所有的好的供品……所有的国外领土……他的土地……愿生生不息”。第二段有3列，从右向左可释读大



图七 东室北墙浮雕石块组合立面图
1.B1 2.B14 3.B13

意：“奥西里斯（具体名衔缺失）……伟大的神，永恒之主，奥西里斯”。石块宽109、高29厘米（图八，1）。B19，出土时粉化严重，裂为数块，后修复加固。画面中描绘了面朝右侧的两位神，霍萨伊塞特（Horsaiset）和其身后的伊西丝（Isis）。画面上仅残留了两位神的头冠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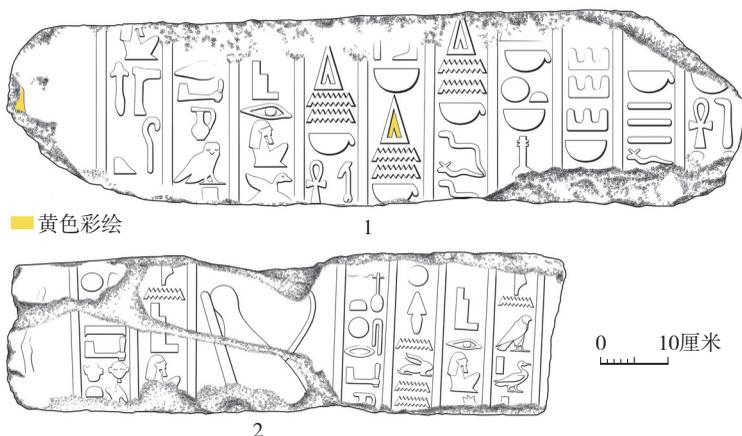
以及用于表明身份的两段说明文字。铭文共有6列，头尾残缺，从右向左可释读大意：“霍萨伊塞特……是奥西里斯的骨肉……他言道……；伊西丝……是位于底比斯守护神，她言道……”。石块宽83、高24厘米（图八，2）。

西室圣女头像浮雕石块 B28，砂岩质，仅残留头部及部分头冠。该名女性面向左侧，面容清秀，头顶双羽冠，额前佩戴圣蛇，头戴秃鹫样式的头巾，双翼从耳后垂下。该头饰是古埃及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王室女性“圣女”的典型样式。脸颊和脑后空白处有轻微凿痕。出土于西室西北角石板地面附近，可能是墙壁浮雕的倒塌堆积。石块残宽39、高17厘米（图九）。

（二）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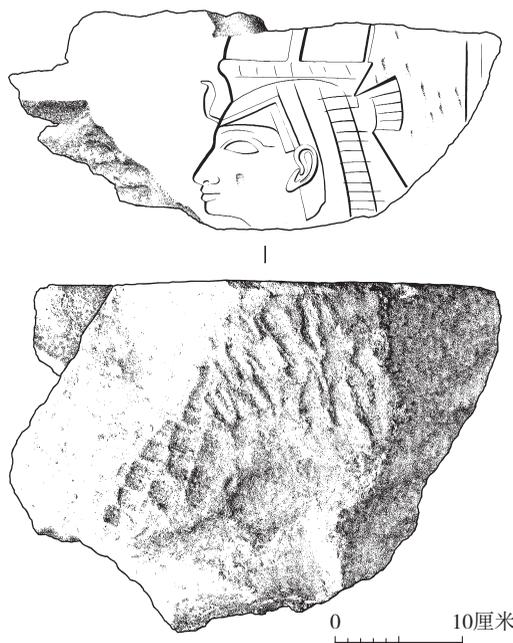
包括奥西里斯铜像、嵌青金石铜胡须、奥西里斯石像和费昂斯女性抱婴像。

奥西里斯铜像 约20件。大部分散布在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外围的不同地层内，室内亦有少量发现。此类铜像属于供品，采用模具批量生产而成，工艺、造型相同，仅尺寸不一，应与奥西里斯信仰紧密相连，但目前尚不清楚应用于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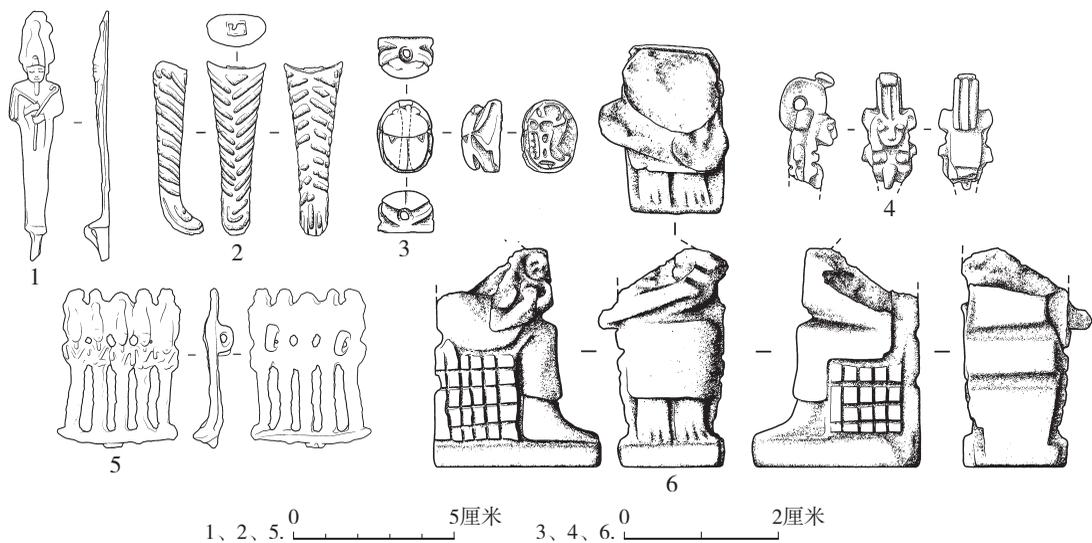


图八 东室出土其他浮雕石块立面图
1.B11 2.B19

种仪式场景^[8]。S95 (G3735-820^⑭)，整身立像，较为完整。整体略向后弯曲，头戴阿代夫冠 (Atef Crown)，中间为象征上埃及的白冠，额头正中装饰圣蛇，两侧装饰羽毛，顶部为太阳圆盘。面部依稀可辨五官，额下装饰假胡须。双臂弯曲，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置于胸腹之间。左手握持钩形权杖，权杖头依靠在人像左肩部；右手握持连枷，连枷头部依靠在人像右肩部。下肢直立，足部自然前



图九 西室出土圣女头像浮雕石块 (B28)



图一〇 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出土雕像和饰品

1. 奥西里斯铜像S95 (G3735-820⑭) 2. 嵌青金石铜胡须S139 (G3720-825②) 3. 费昂斯圣甲虫S129 (G3735-815①) 4. 费昂斯狮头女神坠饰S102 (G3735-820⑭) 5. 奥西里斯铜牌饰S55 (G3720-835②) 6. 费昂斯女性抱婴像S59 (G3740-820①)

伸，足部以下有带斜撑的圆柱状短榫头。高8.9、最宽1.9、厚0.1—0.9厘米，人像高7.8厘米，榫头高1.2、直径约0.35厘米（图一〇，1；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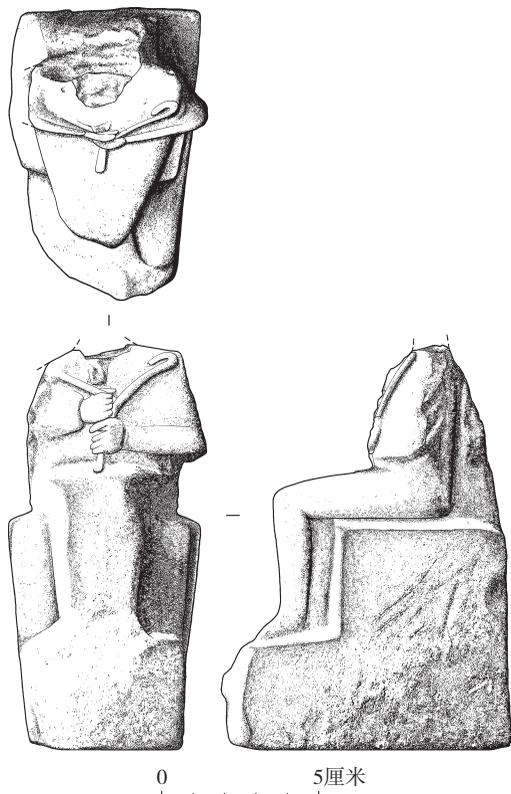
图一一 奥西里斯铜像S95 (G3735-820⑭)



图一二 嵌青金石铜胡须S139 (G3720-825②)

嵌青金石铜胡须 共4件。奥西里斯铜像的组成部分。S139 (G3720-825②)，正面左右两侧各有10条青金石材质的装饰条交错排列，体现须发编织的效果。装饰延续至背面，但采用数块碎小的青金石拼接而成。胡须的头尾处由一些不规则的青金石装饰填充。高5.8、顶宽2.1、底宽1.2、最厚约1厘米（图一〇，2；图一二）。

奥西里斯石像 S62 (G3735-810①)，砂岩质。局部经火烧。神像端坐于阶梯状方台上，头部残缺，隐约可见残留的假胡须下部。右肩部及右臂残，右下肢小腿略残，右足完全缺失，左足前部残。双臂弯屈，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置于胸腹之间，双手握持钩形权杖 (Heqa) 和连枷 (根据奥西里斯雕像的普遍形象推测应是连枷，头部残)。钩形权杖与连枷交叉斜置于胸前，钩形权杖头依靠在人像左肩部，连枷头部依靠在右肩部。王座为阶梯状方台，右下角残。雕像后背有一立面呈



图一三 奥西里斯石像S62 (G3735-810①)

梯形的立柱，与雕像后背和坐台台面相连接。立柱背面应刻写圣书体文字，因残损严重已无法识读。正面宽约4.8、背面宽约5.6、残高14厘米(图一三；图一四)。

费昂斯女性抱婴像 古埃及艺术中常见主题，通常为一名女神哺育孩童时期的国王，代表着统治者的神性。S59 (G3740-820①)，该女性坐在宝座上，上身残，身着长袍至脚踝处，双脚未穿鞋放置在平台上。双手将一名孩童抱在怀中，孩童头部位于其左胸前，作哺育姿势。雕像背后有两条横向贯通的平行的凹槽，用途不明。残高2.8、宽1.8、厚约2厘米(图一〇，6；图一五)。

(三) 饰品

包括费昂斯圣甲虫、费昂斯狮头女神坠饰和奥西里斯铜牌饰。

费昂斯圣甲虫 S129 (G3735-815



图一四 奥西里斯石像S62 (G3735-810①)



图一五 费昂斯女性抱婴像S59 (G3740-820①)

①)，呈米白色。表面为圣甲虫形象，底部为椭圆形，上面刻有斯芬克斯形象。斯芬克斯面前可能为一条圣蛇，身体部分有残缺。其背部上方的圣书体字符，可隐约识别出阿蒙拉神的名字。中央穿孔，应为项链、手链等饰品的一部分。长1.1、宽0.9、高0.7厘米，孔径约0.2厘米(图一〇，3；图一六)。

费昂斯狮头女神坠饰 S102 (G3735-820⑭)，胸部以下残，头部猫科动物特征显著，应为狮头女神。头冠似双羽，后有穿孔。发饰于头部两侧垂于肩部，前胸处可见残留的权杖头部分。应为项链、手链等饰品的一部分。残高1.7、宽0.8、厚0.8厘米，孔径0.28厘米(图一〇，4；图一七)。

奥西里斯铜牌饰 S55 (G3720-

835②），青铜铸造。五位相同尺寸、姿势的奥西里斯形象并排站立，面部和前胸刻画模糊。冠部、上肢和脚部相连，颈部与腿部之间留有缝隙。背后两侧有两个垂直安置的环供佩戴使用。高约5、

宽4、厚1厘米（图一〇，5；图一八）。

（四）陶器

出土陶器器形丰富。年代范围涵盖新王国时期至罗马晚期，其中以罗马时期的陶器为大宗，另见有少量其余时期的陶器。器形包括彩绘盆、罐、杯和灯。下面仅就保存相对完好的典型陶器作简要介绍。

彩绘盆 MTP23-1 (G3740-815⑩)，尼罗河泥质红陶(Nile Clay)。方圆唇，上腹斜，下腹内收。内外壁均施一层乳白色陶衣，腹部外壁绘红蓝黑三彩，饰莲花纹，并有泥塑彩绘哈托尔女神头像。口径35、残高10厘米(图一九，1；图二〇)。推测其年代对应古埃及新王国时期^[9]。

罐 MTP23-106 (G3720-825⑧)，陶质为泥灰黏土(Marl Clay)。直口，尖唇，鼓腹，尖底。口径7.2、高12.8厘米(图一九，2)。推测其年代为古埃及第三中间期。MTP23-77 (G3715-830④)，尼罗河泥质红陶。圆唇，下腹微鼓。腹外壁有两个指压痕，呈脸状。该器形被称作贝斯罐(Bes Jar)^[10]。口径3.7、高6.5厘米(图一九，4；图二一)。推测其年代为古埃及晚期至托勒密时期。

杯 MTP23-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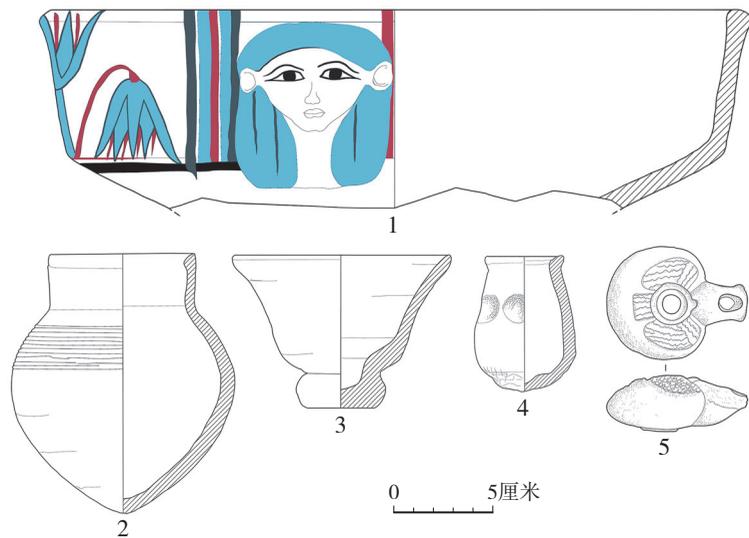
图一六 费昂斯圣甲虫 S129 (G3735-815①)



图一七 费昂斯狮头女神坠饰 S102 (G3735-820⑭)



图一八 奥西里斯铜牌饰S55 (G3720-835②)



图一九 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出土陶器

- 1. 彩绘盆MTP23-1 (G3740-815⑩)
- 2. 罐MTP23-106 (G3720-825⑧)
- 3. 杯MTP23-127 (G3730-835④)
- 4. 罐MTP23-77 (G3715-830④)
- 5. 灯MTP23-90 (G3720-835③)

(G3730-835④)，尼罗河泥质红陶。敞口，尖圆唇，斜壁，平底。口径11、底径3.5、高7.5厘米(图一九，3)。推测年代为古埃及晚期至托勒密时期^[11]。

灯 MTP23-90 (G3720-835③)，罗马时期常见器形，阿斯旺泥质红陶(Aswan Clay)。腹部呈扁圆形，顶部开口。开口直径约1厘米，口沿周围雕刻类

似雄鹰展翅的图案，灯嘴位置的鹰头部分未刻画，嘴部残留经火烧后的黑色痕迹。口径约1、嘴长约2厘米，通长7、宽5.5、厚2.5厘米(图一九，5；图二二)。

五、结 语

(一) 使用年代与定名问题

参考早年间的工作记录可知，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所处区域并非当时学者的关注焦点。1875年，马里耶特在其著述中简述了第三座神殿：“该庙整体损毁。在一处墙上仍可见一位国王对哈托尔圣牛的崇拜，但不见其王名”^[12]。由此表明，早在19世纪中叶第三座神殿已成为废墟，马里耶特曾试图通过王名对其进行断代，但之后学界并未对这座建筑给予过多关注，导致其年代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本次发掘出土的浮雕表明，东室和西室所见女祭司形象可作为判定建筑年代的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奥西里斯神殿的浮雕样式，给予神明供品的祭司角色通常由国王或圣女担任，因此第三座神殿浮雕中的女祭司应是历史上的某位圣女。按照学界的倾向性认知^[13]，在古埃及第三中间期和古埃及晚期，作为阿蒙神庙最高祭司的圣女一般由国王的姐妹或女儿担任，拥有“阿蒙神妻”名衔，代表远在努比亚或三角洲地区的国王统治底比斯。

根据此次发掘获取的材料，结合目前已知文献信息，可初步判定建筑主体的营建和使用年代。第三座神殿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古埃及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王朝期间，即公元前8—6世纪，该神殿是统治底比斯的圣女为奥西里斯神建造的宗教建筑。由于缺乏可明确断代的器物，也未发现如王名圈等纪年铭文信



图二〇 彩绘陶盆MTP23-1 (G3740-815⑩)



图二一 陶罐MTP23-77 (G3715-830④)



图二二 陶灯MTP23-90 (G3720-835③)

息，因此难以确定具体国王与统治年份。神殿内残存的浮雕内容独特，但缺乏足够与之对比的材料，因此该神殿的功能与性质仍有待深入研究。

随着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结束，底比斯的圣女统治也逐渐消亡。现有证据表明，第三十王朝的国王曾下令改建孟图神庙南围墙，并增建了现立于地表的六座砂岩大门和玛阿特神庙大门，第三座神殿很有可能是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修缮或改建。至托勒密时期，该神殿早已不再是奥西里斯神的供奉场所，一些原属于该神殿的浮雕残块被用于铺设坡道和地面，神殿似乎也不再作为宗教场所。至罗马时期，神殿被废，逐渐转变为生活和生产区，直至拜占庭时期后彻底废弃。至于其定名问题，虽然东室内的出土铭文并未留下奥西里斯的完整名衔，但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诸多线索，有助于开展后续研究。

（二）学术意义

作为类型独特的宗教建筑之一，奥西里斯神殿集中建造于古埃及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王朝时期的卡尔纳克地区，尤其以阿蒙神庙北部、东北部及其周边地区为核心分布区。近20年来，奥西里斯神殿遗存逐渐得到学界重视，法国科研团队对部分神殿遗址进行了发掘和研究，更新了国际学术界对于此类建筑的认识^[14]。最新研究表明，相较于以往王室修建的宗教建筑，奥西里斯神殿的规模虽然简朴，但其营建与当时底比斯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圣女”联系密切。每座神殿内供奉的奥西里斯神都拥有独特的名衔，名衔内容也暗示着每座神殿在宗教仪式或节日庆典中承担着不

同功能。奥西里斯信仰源自底比斯以北的阿拜多斯地区，以相继建造的神殿为实证线索，得以确认自公元前第一千纪起该信仰普遍流行于卡尔纳克地区。但该信仰的发展、演变、传播等问题，至今仍是国际学术界的讨论焦点。

孟图神庙区六座神殿遗迹是卡尔纳克地区奥西里斯神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意义重大。此次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的考古发掘成果，不仅填补了孟图神庙区南部的考古空白，还为奥西里斯神殿遗存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相关出土文物和铭文石刻的深入研究，为进一步解决该建筑的功能、年代及定名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并为重新认识卡尔纳克地区宗教建筑群的发展及演变，以及奥西里斯宗教信仰的嬗变提供重要参考。

附记：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赴埃及考古发掘与研究”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对比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该项目的合作单位有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总负责人为王巍和艾曼·阿什马维(Aiman Ashmawy)，发掘领队为贾笑冰和穆斯塔法·萨基尔(Mostafa Al-Saghir)。参加工作的中方人员有高伟、文臻、曹慧奇、王迪、信应君、王鸿驰、刘青彬、李晓东、郭子林、金寿福，埃方人员有艾哈迈德·塔希尔(Ahmed Taher)、萨阿德·巴希特(Saad Bakhit)、霍斯尼·阿卜杜勒瓦哈卜(Hosny Abdulwahab)、汉德·阿里(Hend Aly)、阿里·埃尔范(Ali Erfan)等。陶器修复与研究由埃及专家那敏(Nermeen)完成，器物照片由贾笑冰和穆斯塔法·萨基尔拍摄，文物

修复工作由默罕默德·加德 (Mohamed Gaad) 团队完成, 器物线图由陶彦辰绘制。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卢克索省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中国驻埃大使馆文化处和埃及驻中国大使馆对项目给予帮助与支持, 谨致谢忱!

执笔者 高伟文 臻
贾笑冰 王鸿驰

注 释

- [1] J.-Cl. Golvin et al., “Essai d’Explication des Murs ‘à Assises Courbes’, à Propos de l’Étude de l’Enceinte du Grand Temple d’Amon-Rê à Karnak”,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34^e Année, N. 4, 1990, pp. 905–946.
- [2] A. Mariette, *Karnak*, Le Caire, 1875, pp. 9–10, pl. 1.
- [3] a. A. Varille, *Karnak I*, Fouill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 1943, pp. 34, 39, pl. 95–96.
b. L. Christophe, *Karnak-Nord III*, Fouill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23, 1951, pp. 19–50, pl. 37–38.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项目组:《中埃联合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与实践》,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34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年, 第392—404页。
- [5] 第三神殿的整体布局与附近另一座奥西里斯神殿类似。参见L. Coulon et al., “Karnak, Sanctuaires Osiriens (2022)”,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2023, p. 1, Fig. 1.
- [6] 按照古埃及建筑的范式, 建筑外侧四角雕刻有仿帐篷木杆的装饰柱, 英文称torus, 是判断石构建筑四至的主要标志。
- [7] 该围墙是2018年以来中埃联合考古的新发现, 目前仍在发掘, 待全面清理后公布相关资料。
- [8] 形制相似的奥西里斯石像, 参见L. Coulon, “Les Statues d’Osiris en Pierre Provenant de la Cachette de Karnak et Leur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Cultes et des Formes Locales du Dieu”, *La Cachette de Karnak: Nouvelles Perspectives sur Les Découvertes de Georges Legrain*, Cairo, 2016, p. 514, fig. A.
- [9] 另有1件附近出土、装饰相似的哈托尔泥塑陶罐, 参见H. Jacquet-Gordon, *Karnak-Nord X*, Le Caire, 2012, fig. 61e, pl. 14d.
- [10] 关于卡尔纳克出土贝斯罐的研究, 参见C. Defernez, “Remarques à Propos de Quelques vases Bès Dévouverts à Karnak”, *Cahiers de Karnak* 14, 2013, pp.299–311. 卡尔纳克的希腊罗马时期浴室遗址中也发现了与之相似的陶罐, 参见M. Boraik and M. Naguib, “Ceramic Material from the Area of the Ptolemaic Baths Excavations in front of Karnak Temples”, *Cahiers de Karnak* 14, 2013, pp. 153–154, KB83–84, KB86.
- [11] 卡尔纳克圣湖东侧房址中出土有同类型陶杯, 参见J. Lauffray, “Maisons et Ostraca Ptolémaïques à l’Est du Lac Sacré”, *Cahiers de Karnak* 10, 1995, p. 310, fig. 5, LS1124.
- [12] A. Mariette, *Karnak*, 1875, p. 9. 轮廓图见图版1中的“Temple c”。
- [13] a.K. Kitchen,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1100-650BC*,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68.
b.Fr. Payraudeau, *L’Égypte et la Vallée du Nil. Tome 3: Les époques Tardives (1069-332 av. J.-C.)*,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20, p. 557.
- [14] L. Coulon, A. Hallmann and Fr. Payraudeau, “The Osirian Chapels at Karnak: An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Overview Based on Recent Fieldwork and Studies”, E. Pischikova, J. Budka and K. Griffin, eds., *Thebe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Art and Archaeology of the Kushite Period and Beyond*, GHP Egyptology 27, 2018, pp. 271–293.

(责任编辑 杨筱筠)